



我意浓浓，你却只看见一点欢喜

Deep
Feeling

我意
浓浓



方明曦从不渴望爱人的吻
只因她的世界里
没有容许她有爱的余地

直到
遇见肖砚

云拿月
二作品

《云拿月》
炽热新作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我意 浓浓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意浓浓 / 云拿月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594-1959-0

I. ①我… II. ①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1255号

书 名	我意浓浓
作 者	云拿月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朵 爷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肖云梦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封面 设 计	苏 荼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307 千字
印 张	10
版 次	2018年5月第1版,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1959-0
定 价	36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<

《《《 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002

第一章
遇见肖砚

028

第二章
着迷

067

第三章
不想亏欠

097

第四章
也曾吻玫瑰

135

第五章
再也不会回来了



目 录 >>>

>

C O N T E N T S

162

第六章
要他做个坏人

207

第七章
相逢时难

247

第八章
千金难买她喜欢

277

第九章
珀宁没有冬天

302

番外
人生有七饴





即使是我，我这样的人。
也有过意切情真，午夜梦回。
也曾手捧爱情，亲吻玫瑰。



第一章 遇见肖砚

1

方明曦打完晚饭回宿舍的一路上，身旁经过的校友不论哪一级，不论是否打过交道，都忍不住朝她行注目礼。他们一边偷瞄，一边跟同行的人嘀咕。所聊的内容无疑和她有关，但她没什么兴趣听。

三分钟脚程就到女生宿舍楼外，早年修建时外墙应该也是锃亮的，但多年风吹日晒下来，墙体浸了一层泛旧的黄。方明曦住在这栋楼第三层左边拐角的第一间，推开宿舍门时，床铺上的周娣听见动静伸头：“明曦？”

“嗯。”方明曦淡淡应声，反手关上门。

宿舍一共六张床，每张床下有张书桌和一个小橱柜。方明曦坐到自己桌前，动手解开绑着结的塑料袋，开始吃饭。

周娣趴在床铺边盯着她的背影看了半天，随后一把掀掉被子，踩着床梯下地，扯过椅子挤到她身边坐下。

方明曦被看得不自在，周娣凑得又实在是近，她只得往后倾了倾身体，拉开点距离：“我脸上有脏东西？”

脏东西倒没有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和正常人一样都有，只不过她生来占便宜，比别人要好看得已。这会儿瞅着她却不是因为这个，周娣略焦急：“你怎么这么淡定？连我们学校都传开了，你一点儿都不担心啊？邓扬他受伤住院还没醒吧？不仅他们立大的知道这件事，现在连我们学校的也知道了。我看学校论坛那帖子回复数多得吓人，你……”

“嗯。”方明曦回了简简单单一个字，一下堵住了周娣后头一连串的话。

周娣微噎，苦口婆心道：“你别不当回事，平时那些你不理还成，这样的事，这样……”

“哪样？”

“就这种关系到名声的事，你若也置之不理任由发酵，那以后指指点点就少不了了！”

“现在少吗？”

“……啊？”周娣一顿。

方明曦停下筷子，侧眸看向周娣，眼神认真，嘴角却扯起一丝漫不经心的笑：“我有名声吗？以前被人指指点点得还少吗？”

两个问题，将周娣问得哑口无言。

筷子尖儿在饭粒中戳了戳，眼中盛着窗外折射进来的傍晚天光，方明曦稍敛笑意，轻飘飘地扔下第三个教周娣无言以对的问题。

“况且，他们骂错了吗？”

邓扬确实是因为方明曦受的伤。前天凌晨在小吃街上吃夜宵，隔壁那桌坐着她的另一个追求者，那人挑衅邓扬，邓扬更是看他不爽，于是两个追求者就为她这么一个红颜祸水打了起来。

桌子掀了，酒瓶砸在脑袋上，邓扬头上缝了五针，轻微脑震荡，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。

那条街离她和邓扬的学校都近，去的不是他们学校的人就是立大的学生，不少当时在场的人目睹了事发经过，没多久两所学校的论坛都有帖子开聊这桩八卦。

周娣愣愣地看着方明曦吃完半盒饭又起身收拾桌面，忍不住问：“邓

扬在医院，你要不去看看？”

方明曦没答，只道：“再说吧。”

说完她利落地把三个餐盒收进塑料袋，又扯了一张纸巾擦干净桌子，然后背起挂在旁边的包：“我有东西落家里了，回去一趟。”

周娣仰头追问：“你真的不……”

方明曦已经走到门边，留下一个摆手的背影。

出了宿舍，在楼梯拐弯处，几个刚从外面回来的女生手挽手有说有笑，光顾着说话没看路，迎面和方明曦撞到一块。

“对不……”几个女生抬头看清人，脸色稍变，最后一个字自然也没扔给她了。

“抱歉。”方明曦略颌首，敛神走自己的路。

错身而过，她踩下第二阶楼梯时，身后传来不轻不重的轻蔑声——

“嘁，贱人。”

下过雨的地面返潮，尤其是老城区，一整片统统旧得不成样，多多少少都被湿气侵袭。

这座城市在京杭大运河的末端，巷落是旧城特色。方明曦穿过弯绕曲折的巷道到家时，金落霞正要出去。

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金落霞见到她有些意外，低头一瞥，“手里拎的什么？”

“有东西落家里了，回来拿。”方明曦进屋，对第二个问题答得随意，“买了一点儿排骨。”把排骨放下，她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润过喉，眼角余光淡淡瞥了金落霞一眼，“你去哪儿？”

“青菜不够了，我再去市场买点儿，省得等会儿出摊东西不足。”

方明曦看了一眼天色：“这个点？”

“这也没办法，早知道你去买排骨，我就打电话给你……”金落霞在围裙上拭净水迹，一边念叨，一边拿上钱和菜篮出门去晚市。

屋里一时安静下来，昏暗光线映出空中飘浮的灰尘。

正堂不大，平时炒菜煮饭都在这儿。旁边门内是个更小的厅，一分为二，后半部分是金落霞的卧室，前半部分被当作客厅，除了一台能收到十八个频道的电视机和一张快掉光漆的木茶几，几乎没什么大件。

方明曦的房间在阁楼上，原本那里是储存杂物的，金落霞怕吵到她看书，便单独给她收拾出来。

方明曦先上楼把落下的资料塞包里，再下来将排骨洗净，又从勉强维持运转的淡绿色老冰箱中拿出冬瓜，都处理好后放进高压锅，加水熬汤。

做完这些，她端着小凳子坐在门槛边安安静静地择豆芽，闻着空气中挥之不去的湿腥味，听草叶间虫的低鸣。

等到金落霞买完菜回来，方明曦已经将豆芽全部择完，足够明后天摆摊用。

冬瓜排骨也熬好了，方明曦用保温盒装上，背包走人。

金落霞问：“你不在家吃饭？”

“不了。”

“你那排骨汤带去哪儿……”

方明曦没答。

她走出巷子，到最近的公交车站台搭上公交车。车上人不多，但没有空位，她一只手抓住扶手，另一只手提着不轻的保温盒。

脚下摇摇晃晃，耳边隔一会儿便钻入机械的报站声。头顶的公交车路线示意图显示，十三站之后就是市人民医院。

手机振动，方明曦改扶座椅靠背，费劲地掏出手机。

周娣发来消息：“立大校园论坛上的那个帖子又聊开了，听说邓扬那边有人帮他请假，估计三五天之内他都不会去学校。”

第二条消息内容短些：“好吧，我知道你不会去，就跟你说一下。”

方明曦浏览完，默然收起手机。

瑞城市人民医院正门朝东，从大门进，左边是门诊楼，住院部在右边。邓扬的病房在四楼，不大，却是单独的一间。当时出事，方明曦跟他那一大群朋友把他送来医院，缝过针后仍旧昏迷的他转到病房，时间太晚，她便打车回学校，没有跟他们一块留下守着。

走廊灯光白惨惨地照下来，浓重的药水味蹿入鼻腔，一下下挑拨着神经，让人想放松也放松不得。

按记忆找到病房，因是单人病房的缘故，门上没有嵌透明玻璃，看不见里面。正好出来一个护士，她看见方明曦顺口一问：“探病的？”

方明曦点头。

“看里面 43 床的病人？”

方明曦还是点头。

护士“哦”了声，注意到她手里的保温盒，道：“你带的东西病人暂时吃不了。”

“……不能吃？”

“昏昏醒醒的还没全睁眼，没法进食。”护士走之前提醒道，“你们安静点儿，这么多人。”

方明曦一顿，稍站几秒，拧门把进去。病房里灯光明亮，邓扬的几个朋友在病床边或坐或站。除了他们，另一侧茶几后的沙发上也坐着几个人。

方明曦不经意地和坐在沙发中间的男人对上视线，怔了怔，下意识避开——那个男人体格精硕，简单的黑色 T 恤隐约勾勒出肌肉线条，眼神幽沉，莫名教人背脊生寒。

邓扬的几个朋友一见是她，目光“唰”的一下就变了。方明曦微垂头，朝病床上看了一眼，走到床头将保温盒放到桌上。

睿子平时和邓扬关系最好，他一直坐在床边，从方明曦进门眼睛就死死盯住她，眼神像刀片似的凉凉刺她。她刚把保温盒放下，睿子嗤声，“有劳您大驾光临，我们还琢磨着得怎么求您大小姐，您才肯来看邓扬一眼！”

方明曦不接话，只道：“邓扬今晚要是醒了，就让他喝。”她转身朝门口走。

“你又去哪儿？”睿子拦住她。

方明曦退后一步：“我回学校，明天上午还有……”

“咚”的一声，睿子拎起保温盒扔进垃圾桶：“邓扬像狗一样跟在你背后哄你开心，现在更是为了你躺在这儿半死不活，你还有点儿良心吗？！”

病房里一片死寂。方明曦抿唇，“你们看着他，我先走了。”说罢，绕开睿子往外走。

睿子彻底怒了，扯得她一个趔趄，又重重一推。“方明曦，你到底有没有心肝！”

方明曦摔倒在墙根边，睿子又要冲到她面前，旁边几个人纷纷上前

拉住他。

“够了。”吵嚷间，沙发上传来平静的制止声。简单的两个字，让恨不得一脚踢到方明曦脸上的睿子一滞，僵硬着收敛。

方明曦手撑着地，皱眉咬牙，痛得起不来。稳健的脚步声朝她靠近，一个身影停在她面前，蹲下。

“你没拒绝邓扬，也没拒绝和他打架的那个。”男人粗粝的声线，沉沉的，听不出情绪。

方明曦强撑着发颤的眼皮朝他看去，蹲在面前的是，刚刚那个坐在沙发正中的男人。她不知道他想干什么，只是本能地感到危险。

男人突然伸出大掌，一把揪住她头发。

“啊——”

方明曦惊叫出声，挣扎着去抓他的手。她痛得皱眉，被迫仰起头，眼角沁出泪花。可他的手臂像铁一样硬，她用指甲死死掐他，却未留下半点痕迹。

男人离方明曦的脸近了些，声音低沉：“我不管你想怎么玩，这一套别用在邓扬身上。懂吗？”

2 —

公交车站台前人不多，一场小雨刚停，水滴顺着遮檐落下，在地面的小水洼里荡开圈儿。方明曦吸吸鼻子，身上萦绕着从斜后方医院带出来的药水味。

“小姑娘……”旁边传来略沙哑的声音。

她闻声转头，不远处一个腰背佝偻的老太太，正看着她。“您叫我？”老太太颤颤巍巍地递来一张纸巾，手背布满皱纹：“擦擦头上的水。”

“……谢谢。”她稍作犹豫才接过。

对方又指指她的头发：“乱了。”

她只抿唇，笑得很浅，默默用纸巾吸净水迹，再扒顺凌乱的发丝。一辆公交车缓缓驶来停下，老太太走下站台，方明曦见势，上前搀扶将人送上车。尾气随着车远去的声音消散在空气中，她站回原先的位置，整个站台除她以外再无等车的人。在这里上下车的并非全都出入医院，

附近街道的居民也常常在这儿等车，只是天色已晚，又是雨夜，人自然比往常少。

方明曦站在原地，垂下眼睑，用过的纸巾被越捏越紧。理顺的头发下，一直隐隐作痛，她深呼吸几个回合，半天才将情绪压下去。

回到宿舍已近九点，宿舍其他人或约会或出去找乐子了，只有周娣一个人在。周娣从床铺伸出头来：“回来了？你怎么回一趟家这么久？”

“出去逛了下。”方明曦放好东西，换鞋进卫生间。她进去洗漱，周娣在外面和她说话，闲话扯了一堆，临了又绕回她和邓扬的事上。

方明曦从卫生间出来，一边应着，一边爬床梯躺进被窝。

“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”

她合眼平躺，似应非应，溢出一声不轻不重的呢喃哼声。周娣对她的表现不满，重重拍着床铺，“你都不晓得那些人怎么编排你的，什么难听骂什么，太过分了！”

方明曦还是没反应，准确地说，是没有周娣期望的气愤或是其他，她只是翻了个身，呼吸平稳绵长。“……知道了。”

平静的声音和她散于脑后柔顺乌黑的发，还有发丝间若隐若现的纤白脖颈，一同被屋里并不明亮的灯光笼罩。

周娣望着那道面朝墙壁的身影，想到她白天说的几句话，动动唇，没再出声。

上午排的课不多，方明曦收拾完准备去市中心。出校门往右拐，没走几步便到奶茶店前，一个半满水瓶忽地朝她扔来，擦着她身体侧砸在地上。

“嘁，没中。”扔得不够准，搬了张凳子坐在奶茶店前的唐隔玉撇撇嘴。如果可以，她是想砸在方明曦脸上的。

方明曦没说话，一双眼睛定定瞧来，活像个安静的狐狸精。唐隔玉讨厌她，尤其是那张脸，眼神不善地睇她：“邓扬醒了。”

方明曦站着没动：“哦。”

“我早就说过你会害死他。”唐隔玉眼神带着狠厉，“他现在躺在病床上，你照旧没事人一样，他看上哪一个不比看上你强！”

“这话你得和他说。”方明曦并不想和她深入交流，提步就走。

袅娜背影看得唐隔玉更窝火，她特意从前面拐角的立大校区跑来堵方明曦，后者不仅无动于衷，还仍然端着那副高傲架子，简直令人作呕。

奶茶店里几个坐着喝东西打发时间的女生见她们谈完，走出来：“她就这么走了？”

唐隔玉不爽，“嗯”了声。

“脸色这么难看，说什么了？”一个女生问道。

唐隔玉没答。几个朋友宽慰她：“哎哟，跟那样的人生气值得吗？！”

“我气她？我要气也是气邓扬那个丢人现眼的，为她要死要活的，瞎了眼！”

几人笑着附和，连声说是。有个穿粉色衣服的女生吸了口奶茶，拍拍碰碰唐隔玉：“哎，实在气不过，找点人让她吃吃苦头啊。”

唐隔玉一顿，皱眉：“不行，邓扬要是知道得跟我拼命。”

“现在邓扬在医院哪顾得上这些！”粉衣女生笑着压低声音，“再说，找方明曦的麻烦，不一定要盯着她本人啊。”

唐隔玉抬头和她相视，眉头一跳。

周末，方明曦没待在宿舍，拣拾了几样随身物品回了家。邓扬已经醒了，差不多可以出院了，这几天他不停地打她电话，她一直没接。帮着洗青菜的空当，搁在案板边的手机又响了，方明曦腾出手拈起一看，扔回原位，任它响到自动挂断。

金落霞问：“怎么不接？”

方明曦用指节拨鬓发，两手重新浸入水里，一心一意清洗红盆里的青菜，头也不抬：“没事，垃圾电话。”

晚上，金落霞推小吃车去出夜宵摊，方明曦跟去帮忙。

摊位不在闹市，就在这老城区离她们住处不远的一个巷口处。顾客大多是时常来往这条街巷的人，归家前吃点东西饱肚，摆开的小桌虽不曾坐满过，但也陆陆续续有人来。生意马虎，靠这辆煮水煮的简易小吃车勉强能糊口。

十二点多，周围几个做饼、卖粥的小摊都撤了，金落霞还在锅边忙碌。酱油不够，擦桌的方明曦帮着跑腿去路口还没关门的小店里买。回来的

途中，方明曦拎着酱油瓶嘴里念念有词，背着急救的一些内容。金落霞惊慌失措的声音陡然响起，她猛地抬头。

瞳孔微扩，她厉声喊道：“你们干什么——”

摊子被一帮人砸了个稀巴烂，买酱油前还在的两桌客人也跑光了，桌子、椅子掀倒在地，锅里热腾腾的汤和掉在地上的半熟食材都沾了泥沙，糟蹋得不能吃。

方明曦冲过去护住金落霞。金落霞紧紧抓着她的手，像找到了主心骨，颤声说：“他们要吃牛骨面，我们没有牛骨面，我说没有，他们就动手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！”领头的人恶声恶气，“摆个破摊子，要什么没什么，老子给你脸，你别不要脸！”

方明曦将金落霞揽到身后：“我们家没有牛骨面卖，你们可以去别家……”

“老子就不去！”

面前几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摆明要跟她们娘俩较劲，没说几句话就开始上手。推搡间，方明曦被推开，金落霞也被推倒在地，背撞上翻倒的小吃车哀号连连。找碴的几个人还不肯罢休，骂骂咧咧，踢桌踹椅。

见有个人走向金落霞，方明曦顾不上别的，抄起一旁的椅子冲过去狠狠砸在他背后。男人被砸得趑趄，一个同伙骂了句脏话，一脚踹在方明曦腿上。方明曦被踹倒，顾不上摔疼的地方，下意识跪行到金落霞身边护住她。

“走开！”她抱住痛得打战的金落霞，跪坐在地冲他们喊，“你们别过来！别过来——”

深夜的街很安静，她的声音绕了两圈。有两三家小店还开着，老板们听到动静探头出来看，却没人敢过来。那帮找碴的被方明曦吼得愣了愣，半晌又提步朝她们靠近。

方明曦眼睛都红了，犹如困兽。

没等他们做什么，一辆黑色路虎从摊前驶过，开出去两百米，突然急停。轮胎摩擦地面的动静瞬间夺取了那几个流氓的注意，一个留寸头的男人带着两个同样体格健壮的男人下车走来。瞧一眼方明曦，寸头踢了踢掀翻的锅，看向那几个流氓：“大晚上的这么粗暴，脾气挺大哈？”

领头的流氓瞪眼：“关你屁事，识相的赶紧走！”

寸头笑了：“我要是不走呢？”

那帮人眼一横，还没说话，寸头突然制人上前就是一脚。双方就这么突然打了起来。

找碴的蛮横凶狠，寸头仨人同样人高马大，肌肉紧实力量雄厚，过招时落在对方脸上、身上各处的拳头，拳拳结实，一下一下砸出闷声。且他们的架势不像是乱来，左右上下招式熟练，一看就是练家子。

方明曦抱着金落霞，死死盯着打起来的两帮人，神经紧绷。那辆停着的车又有了动静，一个穿黑T恤的男人从车上下来，指间夹根烟，不紧不慢地朝这边走来。

看清男人的脸，方明曦一下就愣了，是几天前在医院的那个……抓她头发的男人。旁边打得正激烈的寸头当时也在病房里，难怪眼熟。

方明曦对上男人的眼睛，头皮突然又痛了，那天被他抓住头发的痛感，电流般噌的一下窜过神经。

那边三对五很快打完，找碴的那帮人鼻青脸肿狼狽逃窜。寸头仨人麻溜地奔过来，顿了顿：“砚哥，你怎么下来了？”

肖砚没答，他站在那儿，垂眸睇地上瞪着自己的方明曦：“看什么？”

方明曦眼皮一颤，刚回神怀中的金落霞就“哎哟”叫起疼来，她越发力地将人揽紧。收回目光不理睬他们，方明曦低声对金落霞说：“我们去医院，我带你去。”

她扶着金落霞起身，寸头提步要过来帮忙，她猛地瞪他：“别过来！”态度和对之前那些人没有区别，同样都是防备。

寸头一顿：“喂喂，我们好心好意帮你，你……”

“走开——”

寸头无法，只好止步。

方明曦扛起金落霞一条胳膊，扶住金落霞往狼藉的摊位里走，她低着头，满身狼狈。一滴眼泪从眼眶掉进脚下的尘灰中，那张脸掩在阴影下，一眼也没有看他们。

她们拿好装钱的腰包，搀扶着慢慢走远。

寸头侧眸：“砚哥，这……”

肖砚看着那两道背影消失的方向拧了下眉，旋即松开。他把烟扔在地上，碾灭：“走吧。”

周末过完，周一上午，方明曦早早赶回学校。作为一周的开端，课表排得满当，上午两节病理生理学课、两节药理学课，下午则是儿科护理，晚上才得闲。

因为被人找碴砸坏摊子的事，金落霞弄伤了脚，这两天都是方明曦在照顾她。好在伤得不重，只是一只脚暂时不能太过用力，别的问题不大。

讲课的老师略带瑞城本地口音，手握一支粉笔不时在黑板上龙飞凤舞。方明曦记着笔记，后背突然被尖尖的东西扎了一下。她回头，周娣压低声音问她，“你妈妈怎么样了？”

方明曦微压嘴角：“就那样。”平时会和她联系的，整个学校大概只有周娣。前两天周娣打电话约她出去玩，被拒绝的同时顺带知道了金落霞受伤的事。

周娣就快趴在桌上了，小声问：“要紧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你……”周娣还未说完，方明曦噓声打断：“等会儿再讲，听课。”言毕脸转过去，身子坐得端正，背脊笔直。

熬到下午最后一节课上完，周娣提议要去方明曦家探望，却被拒绝了。周娣一顿，转而问：“那你妈妈的伤，医生怎么说？会不会影响到日常生活？谁照顾她？你……”

方明曦一一答了，没什么特别的语气，目光落在脚下，一阶一阶顺着楼梯下去。

“那些流氓呢？”周娣又问，“抓到没有？”

“去报案了，等消息。”说着到了花坛边，方明曦道，“我还有事不回宿舍，你回去吧。”

没了周娣在耳边念叨清静不少，谁知出了校门，方明曦又被另一个不安静的人拦住。

“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”邓扬梗着脖子问。

方明曦的目光扫过他的脸，缓缓收回，不答却说：“我赶时间。”

她要绕路，邓扬扯住她的手腕：“你为什么也不接我电话？躲我干什